

陌路莫回 倾尽天下

弄简 著

爱，实在是一个很生动的词。所有人都会谈会念，却鲜少能真正做到。它比喜欢，深刻，比追求，清浅。它不汲汲于任何东西，视死如生……既然是倾尽天下地去爱这个人，那他毁了君无戏言又有何妨？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绘者：苍狼野兽

沧海遗墨：心迷神罔情暗藏，刀剑飘零挑锋芒，王图霸业入梦来，不胜你我醉一场。

coser KENN王爷：虽然这类文看得不多，但拜读弄简的《倾尽》后，觉得该文集好文要素于一体，我惊于令人感动的故事出自十多岁作者的笔下！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细节环环相扣。要狠狠地支持哦。

小跟班：皇帝用最矜持的姿态，唱着天下最悲哀的歌。这荣华下的隐忍多情，浮躁下的波澜不惊，文笔从容处独见一份深情。

虾米：一片如画的江山换一人的软语温情，值得吗？一张空荡荡的椅换两人一生的不离不弃，值得！

遥二：宫深深，意长长，诀别破吹诀别曲。无奈夜长人不寐。情未了，念未绝，倾尽天下与君眠。

色色：此文是一入宫门深似海的典范。我透过此文看到弄简，已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读书

book.cnxianzai.com

ISBN 978-7-5354-4927-6



9 787535 449276 >

定价：36.80元

建议上架：畅销类，青春文学

陌路莫回 倾尽天下

弄简 著

爱，实在是一个很生动的词。所有人都会谈会念，却鲜少能真正做到。它比喜欢，深刻，比追求，清浅。它不汲汲于任何东西，视死如生……既然是倾尽天下地去爱这个人，那他毁了君无戏言又有何妨？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路莫回 倾尽天下/弄简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54-4927-6

I. 陌… II. 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9527 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展 华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875 插页:1

版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1 千字

定价:36.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mu lu

序言	<i>xu yan</i>	(1)
第一章	<i>chapter.01</i>	(3)
第二章	<i>chapter.02</i>	(23)
第三章	<i>chapter.03</i>	(37)
第四章	<i>chapter.04</i>	(53)
第五章	<i>chapter.05</i>	(68)
第六章	<i>chapter.06</i>	(82)
第七章	<i>chapter.07</i>	(96)
第八章	<i>chapter.08</i>	(114)
第九章	<i>chapter.09</i>	(130)
第十章	<i>chapter.10</i>	(144)
第十一章	<i>chapter.11</i>	(162)
第十二章	<i>chapter.12</i>	(182)
第十三章	<i>chapter.13</i>	(199)
第十四章	<i>chapter.14</i>	(217)
第十五章	<i>chapter.15</i>	(233)
第十六章	<i>chapter.16</i>	(246)
君不知	<i>jun bu zhi</i>	(274)
君不见	<i>jun bu jian</i>	(278)
夫夫下江南	<i>fu fu xia jiang nan</i>	(281)
后记	<i>hou ji</i>	(285)

序言

xu yan

这是一篇关于皇帝的文章。我从来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后宫文，不相信一个人能被多少人爱着，被多少人捧在掌心。

即使，他是皇帝。

他不可能让每个人喜欢，让每个人心动。

他有残忍的一面，他有自私的一面，但他也有温柔的一面，有为一个人不顾一切的时候。

天下是他的责任，他是天下人的主子。

但他会孤独，会寂寞，会痛苦，会心疼。

他有他的舍不得，他有他的执念，他有他的无可奈何。

所有人都不懂他，他可以笑着咽下所有苦痛，笑着坐上那张全天下最孤苦的位置。

他是皇帝，他不可以流泪，那他就吐血。

他一个人承担所有，人莫予毒，惟愿所爱清高孤丽，一如既往。

他俯视一切，君无戏言。他从来对得起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一个皇帝爱得多深，才能袖手天下，负尽荣华？

性别不重要，时间不重要。

一世，不过短短数十载，何苦为了俗世的眼光，寂寞一生？

他不无辜，可也没有罪。不过是想要倾尽天下地爱一场。

走到末路成了陌路，却仍旧不愿回头，吾愿为所爱，倾尽天下。



空落月成霜，风起泪转凉。

应怜鸾造梦，遥知故人亡。



第一章

chapter. ①

“天……朕是你的儿子！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朕！”

凭栏驰目，眼前是无限江山，手中是巍巍皇权。

可回头看，那万人瞩目、光鲜亮丽的无上之事，不过是衬托了后边多么辽阔荒凉的无花岁月，皇帝的青春注定要在一封封折子里晃一回虚影，等到被人忆起也早已是冷风习习。

高处不胜寒。

在许多年前他还不惧清寒，执意独上高楼，天地乾坤于他独掌，但如今在鼻尖萦绕不去的却是那人的温磨，末了伤他最深的竟是这夜夜缠绵的美好。

他早该知道的。先帝不是常说么，孤独是皇帝唯一的宿命。

胸口一紧，气血翻腾，口中带着腥咸的唾液让二十有五的他第一次感到死亡离得这么近，触手可及一步一步攫走他的气力，让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曾亮如黑曜石的双瞳渐渐黯淡，失了年少的几分轻狂，终于完全收敛了光，一潭死水，连风都激不起任何的波澜。

俯望天下，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他勾起嘴角，眼眶干涩地像要裂开似的，嘶哑的嗓音轻轻地吟唱：“江山再美，水中花，万里乾坤不如他……江山再美，水中花，万里乾坤……不如他……”

一切都让他无法喘息。记忆铺天盖地与惨淡的如今形成对比。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儿时的承诺像一根针埋入心里，看不见血只留下晦涩的疼。过去，好像很远的过去，忽得鲜明而艳丽。那张太过夺目的脸骤然浮现，让脚步虚浮的他不住后仰。

失去焦距的双眼重重地阖上……

既然，既然一定会结束，那么为什么要有开始？

又蓦然记起想要永远在一起的心意。

多么可笑。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分开。——说得好像他们做得了主似的。

生死是大事，是帝王也无法左右的大事。

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命运总是在暗处，轻笑着伸出手，把人推向早已设定好的结局。即使错了位，也会落向另一个未知。

一生一世。说得轻巧。可即使少了一炷香、一盏茶那也不是一生一世。





空落月成霜，风起泪转凉。
应怜莺造梦，遥知故人亡。

做下的明明都是正确的决定，可最终还是换来这样的结局。事若求全，便无所乐。既然暖暖终归要死，还不如，死在他自己手里。既然翰终归要死，还不如少一个人伤心。

恍惚。一瞬间就占据了他，这日理万机的身体也终于有了疲倦的时候。

“皇上昏倒了！”蓝衣宦官尖细的嗓音为这太过岑寂的夜拉下帷幕。连风都静止了，只有天边的冷月还噙笑着看人间。

温暖的床榻也已温暖不了他逐渐冰冷的躯体，太医将龙榻团团围住，针灸带给皮上巨大的疼痛感，穴道的刺激也只是让这年轻的帝王微拢起了眉头，一声都没有吭。

畴昔的美好与痛苦交织成一场梦魇，他身陷其中，黑暗展开无数个触角挖掘着他记忆深处的那些东西，命运则伸出一万只手牵引他走向深渊，一步一步，怎么都不让他轻松。

恍惚中，时光流转，仿佛回到了多年之前。

雨，伴着丝竹留下的最后一点韵调，弥散在半敞的大殿之中。

殿中立着一抹隐约、伟岸颀长的身影。

身着玄色薄袍的男子轻拧着眉头，两道含着无限寂寥的目光，深深地没入那透着一丝凄凉的夜色中。

“皇上。”属于年轻女子的温润嗓音让兀立着的男子蓦得转身，神色之中全然褪去了先前的孤寂，取而代之的是属于君王的高高在上。

女子掬着淡笑，莲步轻摇，待到眼前，方启了朱唇：“皇上深夜不寝，莫是有心事？”直击心扉的艳丽形容让男子侧目：“心事？”

“正是心事。”

闻言，侧立的男人彻转过身来道：“爱妃倒是讲讲朕能有何心事？”

女子又抿嘴轻笑起来：“皇上的意思是……臣妾猜错了？”

君心难测，君意难揣。这君主的心寻常人是猜不得的，可她是如今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妃子，虽出身不高，但就这为大诞下两位皇子的功劳也足够让她母凭子贵地荣华一生，因此她与寻常人不同，她可像这般直视君主的眸，揣测君主的心。

可……

纵君王近在咫尺，却仍像与她隔着千山万水。皇帝的脸上虽漾着笑，可那两道挺拔的剑眉间却始终藏着玄机，黑如曜石的眸底更是蕴着彻底的寒意。

“皇上可是为了政事而心生烦闷？”女子讨巧地停留在离男人数尺外，柔声地猜。

“爱妃何出此言？”皇帝的双眼微眯，那浅笑的龙颜之上竟透出一股令人恍惚的杀意来。

“皇上您坐拥天下，除了政事，自然没别的事值得忧虑了。”女子的娇容忽地落上一层瞬息的落寞。她大着胆子近了皇帝的身，柔声道：“臣妾虽是女子，浅薄鄙陋，但忧国之心还是有的……”

皇甫旬轻瞥了一眼敛姿伫于身旁的女人。

这个处处表现得贤淑的女子是他登基至今唯一的妃。

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此刻仍未立后已是奇事，更遑论到如今他仅有一妃了。

算起来，眼前这个才貌俱佳的温柔女子足有资格封后。且不说她对万事处变不惊、心

胸开阔的贤后态度，光是为大宓诞下两位皇子的功劳也足够为她撑腰了。

可皇甫旬却从未有过封其为后的打算，只因……这女子太过聪明。

“爱妃做得甚好。”皇帝敛了神，唇边勾起一丝笑意来。

听到赞赏，虽明知是假，但女子的眉眼间仍透出些许欣喜来。对这个日理万机的冷情男人，她是心系着的。

“不过，现在可不是该你忧国的时辰。”

她一怔，立刻答道：“皇上说得是。”笑意黯淡下去，可语气上却仍是柔婉得很。又闲谈了几句皇子们的近况，习惯了独自一人的皇帝蓦然觉得不适应起来。身边多了个人，便该持着君王的架子，即便是在深夜极倦的时分也必须端着威严的仪态得不到丝毫松懈，为之感到不悦便委婉地对这爱妃下了逐客令。

“不早了，你身子弱，理应休息。”女子懂了夫君的意思，虽颇有微辞却不敢言明。咬了咬下唇，行了个礼便跪安下去。

待女子走远，禀退侍者。久立的男人才略有倦怠地坐下身来。那两道自开始便未真正舒展的眉头又再次拧拢。

先前女子的一番揣度虽突兀，却不偏不倚正中他的心，他的愁确实源于国事。

近年来蜀地连遭大旱，朝廷速批了赈灾的银两，作为人君他自不能闲着，便亲调了数名钦差前去探视灾情。

天下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对于蜀地突如其来的灾难，皇甫旬虽忧却谈不上愁。

可坏就坏在，那刚出库的银两还未到蜀地便被各级官员瓜分得精光。待到派出的心腹呈上密报，满以为灾荒将解的他才知道真相。

眼下是该刨根究底地将那几只臭虫挖出来的时候了，可顺藤摸瓜地一查，竟查到了京官头上。若是其余官吏，他能立刻免职查办倒还好。可最后这事却和萧鸿章这只老奸巨猾的狐狸扯上了关系。

萧鸿章是三朝的元老，十六岁便入了仕途，一直随太上皇左右。先皇在时对此人极为看重，如今萧氏实力不断壮大。他虽贵为天子，可为了平衡朝中势力，维持暂时的平静，对萧氏却还不能够赶尽杀绝。但若要是任这股权倾朝野的势力继续发展，恐怕数年之后这江山便不是皇甫家的了。

及此，皇甫旬竟没由来地想起多年前的一位故人所云：

守着江山有何用？这局势莫测的天下迟早会失去，倒不如抛了痛快！

若当时便随了那人的意，远离这权位，想必如今过得定是闲云野鹤的另一番生活了。

“皇上。”

熟悉的声音从大殿的一角传来，这让才松散下来的皇甫旬又猛地绷紧：“什么事？”

弹指之间身着黑衣的男子便由偏隅，端正地跪在君王面前。没有立刻解释只是恭敬地呈上一封信。

皇帝从近臣手中接了纸，瞥上几眼，神色稍变。

“消息打哪来？”

“是臣亲自查的。”





空落月成霜，风起泪转凉。
应怜莺造梦，遥知故人死亡。

皇甫旬的心又一凉。看来消息不会有假——

萧鸿章正四处笼络，试图将此次蜀地之事的矛头指向同在朝堂之上占一席之地却与之处处相制衡的公输家。

皇帝的吐息微窒。对于公输与萧氏之间的芥蒂他早有所知，只是似乎他低估了萧姓老头的胆子。此次这欺君贪赃的罪名一旦落实必是连家累眷的大罪。思及这重重争斗背后所潜藏的影子，皇甫旬不禁周身一阵冰寒。

“彬剑。”他侧头吩咐这深宫中唯一可信任的近臣，“明日一早，你便找个可靠的侍卫携太子出宫……”提起一旁的笔：“去江南，找隐居于此的儒麟余色不归，让太子随他习些防身的武艺。”皇帝的心倏得一紧，许久没有的悸动忽得铺天盖地。提起故人，那份在心底纠缠了八年的相思突然分明。皇甫旬极力克制自己，将所写递给柳彬剑：“此事莫要张扬！切记！”

“臣明白。”男子颌首接过主子递来的纸，又行了礼。正想离开又被截住。皇帝犹豫了许久，终还是解下腰间一块镌着字纹的玉佩。交到近臣手中：“把这交给太子。”

男人恭敬地道是，才在皇帝的示意下离开了大殿。

不归。独自轻轻触碰着这个记忆里的名字，一阵无名的痛缠绕上来。

太过熟悉的冷艳容颜蓦地浮现。

记忆逆了时间，兀自向前……

又想起数年前那人任性的要求——抛下江山，随我走。

那时的自己虽有迟疑，但最终还是拒绝。等见了对方近乎绝望的笑靥，突然后悔时，男人早已消失在视野。这样，一别就是八年。

若当初他的选择是抛下江山，随那人走。那么此刻，这一切的纷争是否就与他无关？若当初他没有毫不犹豫地拒绝，那么此刻，他是否正在江南的某处品茗栽花……

可世上是没有那么多如果真的。即使聪明如不归，大概也没想到吧，当年的气话竟一语成谶。如今他皇甫旬注定要守着江山……到死为止了。

长驱直入的风不懂君主的避讳，肆无忌惮地撩拨着属于过去的种种，那抹形销的影子在晚风中竟显出几分凄迷来。此刻已过了寅时，他几乎能从方才的消息中嗅出些腥味……为了平衡朝中各派势力，他努力多年，却终究还是无法幸免直面这朝堂之上的喋血。

念及此，又想到即将面临的暗波涌动，皇帝不禁倒吸了一口深深的凉气……

朝堂如此，那么江南呢？还像记忆中那样水雾清浅么？

清晨，微雾。

江南的夏天不像北方满处散发着骇人的汗味。这个以水著称的地方在夏天也不曾显露出热情。几处小桥架于流水之上，几处人家缀于滨岸两边。这是常住于北方的大宓百姓心目中的江南。以水养人的江南，细腻得出奇，就连山都不粗犷，不像北方的棱角生硬，几乎要划痛望岳者的眼。它们温顺地坐落在那，静静地，轮廓圆滑，色泽翠绿。远远而观，常年缭绕于山间的薄雾隐约拨动着游览者的心。初到江南，皇甫翰便被这江南出奇秀气的山狠狠地震慑。从未看过这样媚美的山。一时间竟停伫于山脚，不能动弹。

“少主？”

“您有什么吩咐？”见主子不出声，也不再挪步，一袭青衣的男子亦停住脚步恭敬地垂下头。

被称为主人的少年缓缓抬头，一双静如秋水的眸子中印出男子的脸。

端详了眼前人半晌，末了没有说话，只沉默地瞥了瞥群山。示意这是他想去的地方，然后兀自向前走，不理睬身后人的答应声。反正即使不理睬他，他也会跟在身后。

真让人反感，无论说什么对方也只会说“是”。这就是忠心么？忠心得仿佛从没听到他说的话一般，永远只有固定的答案。

“少主，请您小心。”青衣的仆人为身后不过七八岁的主子开着路，同时不住地回望。登山远比望山难得多，再娟秀的山毕竟也是山，若主子从这陡峭的山上落下，那纵然杀他一千次也无法赎罪。

“少主，请您小心，山路很滑。”仍是恭敬的语气。这种几乎无懈可击的态度并没有让默默登山的少年感到愉悦，他依旧无声拨动着眼前横倒的树枝，连看都不看身边的奴才一眼。

“少主！”男人的嗓音忽变得紧张，少年身后的小蛇让他胆战心惊，那蛇“嘶嘶”吐着信子，迅速向目标游去。

男人轻踮脚尖，一手抱住少年，一手快速挥动着树枝，借疾风将蛇甩向一边的草丛。

放下手中毫无惧色的少年慌忙跪下：“奴才该死，让主子受惊了。”余惊未定的他觉得有两道凌厉的目光打上头来，小心翼翼地掀眼，却对上少主俊美间透着冷意的颜：“你真的想死？”仍然平静得骇人的口吻。少年的五官像是世间最好的工匠用刀一笔笔勾画出的一般深刻。那双黑如曜石的眸直勾勾地盯着男子的脸，刹那，一股不可违逆的气势震慑对方说不出话。

男人甚至不敢直视他的双瞳，只得低下头来。面对这以冷情著称的太子，他忽地联想起皇帝那不怒而威的仪态来。少年的明眸轻转瞥了奴才一眼。这一举动让已经跪着的男子头压得更低。这个小祖宗比起当今圣上……将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想死，就住嘴。”少年的声音不大却透出尊贵和与生俱来的威严。他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却未忘赦免了这愚忠的奴才：“起来吧。”

“是。”男子颌首，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尘土。这一次，他没有向前开路，而是静静地跟着少年走在后面并不时地环顾四周。

风声渐紧，就连这草丛里也透着玄机。习武者的敏锐让男子的神经绷紧。眼下京都乱起，皇上将保护太子的重任单交给他一人。虽说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可这番殊荣足以让他变得草木皆兵。此地虽偏安于江南，可说不定哪时便会窜出个乱臣贼子来。

“两位闯我归句山庄有何贵干。”清冽的声音在上空盘旋。引得周围的草木一阵颤动。

讶于来人深厚的内力，侍卫警惕地开口试探：“在下和少主是奉主人的命令来访一位故人，没料想扰了贵安，实在是失礼。只是方才听足下提及‘归句’，莫非阁下深居山林不晓这当今皇上的忌讳？”

“忌讳？”那清冽的声音中又添了份嘲意。

当今圣上名讳皇甫旬。这天下的万物自然都要避开皇帝的名。而这归句山庄却光明正大地以君主之名命名，若真追究起来判个犯上之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只是……



“皇帝有忌讳又如何？天高皇帝远，这是庶民的天下。皇甫家管得再宽也管不了逍遥！”

“阁下此言差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圣上的忌讳还是莫触的好。”审查着四周，却未能找到声音主人留下的半点痕迹。

“前辈。”

因沉默而至的僵局终被一道轻而冽的声音打断：“此番前来委实无叨扰之意，若真妨了前辈的修行，晚辈在此便赔个不是。只是——”少年昂首，见对方仍无回应便继续顺风道：“我等竭诚前来拜谒，前辈却只闻其声，不现尊驾。于情于理是否亦说不过去？”

他心诚以待，却没听到回答。

“主子，那人似乎已经离开了，您……”屏息聆听了一会儿侍卫做下断论，疑是主子认错了，刚想继续往下说，便被少主的微微抬掌制住。

少年始终紧抿的唇线忽得放柔，嘴角顿浮上一抹笑意：“此次是受了家父所托，前来拜见，念及旧交也断然没有不见的道理。您说是不是？不归前辈？”

“皇甫旬让你来找我？”这声音清如玉断，冷如冰戈。

劲风卷起了片尘，随之一抹白色映入眼帘。

乌黑的发丝在风间扬动，渐露出一张半带铜制面具的脸。微翘的凤眼流转出冰冷的媚意。刚与柔，冷与媚，这两种矛盾的美纠缠在一起，在这来者身上共存却不显突兀。

好一张倾国倾城的俊脸！

“晚辈冒昧，早闻前辈武功盖世，不曾料想这容貌竟也是无与伦比。”抬高眼角偷偷望着，一来是打量对方的喜怒神色之变，二来则是想好好看看这张令人惊艳的脸。

儒麟余色。虽在宫闱长大，但对这个在江湖中响当当的名字，皇甫翰倒也是略有耳闻。不过掐指算来，也该年近不惑，可眼前这张脸最多也不过二十上下，丝毫没有沧桑感，反而透露出不落俗套的媚。

只惜对方似乎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主。听到这样的赞美只是冷冷动了动嘴角，便再无反应。

“常听父亲提起您，今一见果名不虚传。”

闻言，来人侧颊望了他一眼，那深如墨海的眸底，在目光触及他的面容时，竟激荡起一波难以揣度的涟漪来。“你和皇甫旬究竟是什么关系？”

“前辈所言，正是家父。”他早说过是父亲命他来此，无心隐瞒。虽然好奇眼前这个人为何还要再问一遍，但出于礼貌却还是如实答了。

那翩然立于人前的影子滞了一下，喃喃道：“真是皇甫旬的儿子。”

半面绝色容颜之上的淡淡悒郁教人望了心头一紧。

“皇甫旬让你来做什么？”虽前刻对方已说了“只为拜访”可倔强如皇甫旬又怎会平白无故向他低头。眼下四海皆安，百姓富足。除了蜀地今年的大旱，怎么看也是一片太平盛景。莫非是内廷出了什么乱子？迫使他不得不让儿子到相对安全的江南暂避风头？

“父皇命我前来向前辈讨教学武。”少年丝毫不避讳，他大方地上前一步拱手行揖，一双恳切的眼直望进那凝着霜的眸里。

“回去告诉皇甫旬，就说我武艺甚微，只怕教不好他的儿子。”虽心系那人的安危，但此刻，望见那与皇甫旬如出一辙的亮眸，不禁又想起那人当年的绝情，不觉气息一凛。

“前辈过谦了。”少年似乎并未因不归略带着不敬之意的回绝而气馁，继续道：“在江湖，谁不知前辈武功超群，技压群雄，若说这世上还有前辈不能指教的后生恐怕是鲜有了。莫非……是前辈不愿？”

将对方的沉默当作默认。少年噙着礼仪备至的浅笑，又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递上前：“父皇授意，若前辈不首肯，便让晚辈将此玉奉上。”

眼尖瞥见对方所持之物，只觉得喉头一紧。

“有事便拿着玉佩前来找我。”

“朕不求人。”

“包括我么？”

“是，包括你。”

男人绝然的回答仿佛还在耳边久萦。可此刻，有着他血脉的孩子却持着旧物前来相求。这样的境况让不归啼笑皆非。

是内廷的磕碰磨去了男人的棱角，还是……谁无意打翻了黄粱，惊扰了南柯？

他不敢断定更不敢妄想。

“前辈？”见对方不置可否，只是盯着玉佩发愣，少年出声轻轻问道：“可是答应了？”

接过少年手中之玉，攥入手心。

冷冷扫过低着头的侍卫，扯下贴身的精致荷囊：“拿着这个，回去告诉皇甫旬，他儿子我收下了。一年后原地相待。”话音落地，欲走。

“且慢，阁下可有证据证明身份？”不知主人如何辩出来人便是儒麟余色，侍卫不敢相信，目光炯炯地问。被查问身份的不归扬手撒出一道银光。皇家的侍卫毕竟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前刻虽被对方傲然的气势所慑，但此刻总算归于平静，伸手稳稳接住。仔细查辨，认出手中握着的确是儒麟余色不可仿制的标记便安心了，向着少主远去的方向施了礼，才沿原路下山去了。

乱草掩盖着一条通向山顶的小径，沿径而上只半盏茶便望得一屋。屋外草木葱茏，全然不像在终年寒冷山顶，反倒像位于某处仙境。

屋中隐约有声——

“我是公输月，你呢？”

不归敛了气，站起身略有责备之意地压低嗓音：“月。”

若你认为是儒麟余色定力不佳，名不副实。只因一个孩子的只言片语便无法心宁。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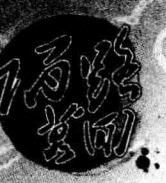
一句话，听一遍发人深省，两遍记忆深刻，三遍平淡如水……可真要听上四遍、五遍便真是索然无味，让人心生厌烦了。何况，这句本就平淡的介绍已被眼前这个使尽浑身解数逗着同门的孩子重复了一个下午。即使是心清如儒麟余色不归也不觉听得心绪不宁，生起厌来。

“他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他叫什么？”不甘心地嘟起嘴，从榻上爬下来，委屈地望向冷眼旁观的师傅。

“月……”

面对这个年仅五岁的“大徒弟”，不归轻轻蹙额：“人家不愿说，强迫他做什么？”





“可……可……”见平时最偏袒自己的师傅都不帮着他，惹人怜爱的小脸上顿出现两道泪痕，小声啜泣着：“我都和他说了……呜呜……为什么他不理我……呜呜……”

量他儒麟余色不归有多硬的心肠，面对这种攻势也实在招架不住，只得安抚道：“你们还不熟，等熟了，他自然就会告诉你了。”

“真的么？”方才还皱着的小脸顿时舒展，“那我去和他一起修习心法！”快速爬上刚下的榻，坐在正专心运气的少年身边，小小的公输月轻轻拉了拉对方的袖子讨好地说：“我们一起练吧，师弟。”

一直面无表情的少年轻轻挑了挑眉。

这一细小的动作自然逃不过儒麟余色的眼。不禁暗笑，一个七岁的孩子被小自己两岁的孩子喊师弟，感觉定然不会很好。不过……或许收下这个徒弟的决策是对的，至少以后的日子不会无聊了。只是，不知京都的情况如何，那人的处境是否真如他所想的那样危险。及此，才略有舒展的眉头又不禁陇起。

皇甫旬可以对他无情，可他却始终不能置对方的安危于不顾。于此，除了苦笑，还能如何？

这世上是有许多无法意料的事的。短短一月，就让不归撞上了两件。一件是心高气傲的君主忽然的低头，另一件便是这无趣的缠人之事竟不间断地连续了十几日。

“我叫公输月，你呢？”嘴里塞满最爱的茄子夹肉，手上握着镇上最有名的“玄德烤鸭”的公输月虽忙于往嘴里塞东西，却仍没有忘记逗已进师门十日有余却整天惜字如金的师“弟”讲话。

鼓鼓的腮帮，高挺的鼻梁，粉嘟嘟此刻却沾满油的嘴唇，再搭上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这幅可爱的姿态，纵是铁石心肠也会有所软化。

可——

“乖，告诉师兄你叫什么？”整个身体趴在桌上，人向前倾用平日别人哄他的语调哄着始终冷脸相向的少年。

公输月！你有完没完？本以为闹个几天就会没事，可眼下非但没有收敛的迹象，到反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终于，忍无可忍的儒麟余色扔了筷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桌。剩仍自顾自用着饭的七岁少年独自面对公输家秘传的缠人功力。

“你叫什么？”

夹起一根芦蒿放入嘴里。

“你叫什么？”

优雅闲适地舀了一勺汤。

“你到底叫什么！”缠了这么多天却仍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见面前的少年像是一点都没听到他的话。公输月小小的忍耐神经终于断绝，性子起来了便随手以烤鸭为武器向安坐的少年掷去。

“你疯了。”不是带着疑问或感叹的句子。被公输月的一时任性弄得满身狼狈的少年只用极轻的、判断的口吻道。

这让本有些做贼心虚的公输月顿时怒火攻心：“你……你……”因愤怒而涨红了一张小脸，本想说些什么反击，最终却语无伦次地抽泣起来：“你是大坏蛋……呜呜……最讨厌……你最讨厌……呜呜……”

少年显然没想过对方会是这种反应，那气魄逼人的两道眉登时蹙起，动了动嘴唇，却还是什么也没说。

“坏，师弟最坏。”哭闹着的小人儿，摇摇晃晃地伸出拳头，想捶负手立着的始作俑者两下解气。下意识地甩开，却不料用力过度把他小了两岁的孩子掀翻在地。本就深觉自己受了委屈，此刻又被这般对待，那哭声因惊愕哽咽了一下，随后便是加倍的爆发。

“哇……坏！再也不理你！”爬起来，连灰尘都顾不得拍，跌跌撞撞地跑出门。

“喂……”觉得错在自己，自小便通读“六经”，通晓古今却不懂得如何安慰人的少年伸手想拉回跑出门去的同门，可微微弯曲的手指最终只触到初夏山间冰冷的空气。

“剑术是刚柔并济之术，气乃其根本。你们要记住，舞剑舞的是气而不是剑的本身。”

一袭青衫的男子向并排立的两个徒弟亲身示范。为了防止剑气误伤，此刻手中执的并非明晃晃的真刀真枪而是代替剑的细长树枝。

“皇甫翰你在看什么？”见那少年不望着自己的身形步伐反直瞅着身边侧头的公输月，不归顿停下动作。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皇甫翰忙正了正脸色，撇过脸望着持枝而立的男人。

“既然今天都无心习剑，就暂且缓缓。现在你们一起练练上次学的腰马功夫吧。”

聪明如不归，见皇甫翰心不在焉呆望着公输月气鼓鼓的小脸，又想起前几日娃娃大哭不止的事。自然对此刻的情况摸清了六七分。弃了手中的枝条从袖中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精致彩球：“借此球，你们就比比试试。”

“怎么比？”

“球给翰，月来抢，抱住或抢到那个球的即算胜。没有时限，哭鼻子或认输便算是输了。”话音刚落，那彩球便到了皇甫翰的手里。

“那么，开始吧。”说完这句，本还隔在二人中间的不归瞬间便没了踪影。

皇甫翰睁目望着儒麟余色像是凭空消失一般的迅速。感叹师傅身手矫捷的同时，警戒地凝着公输月，护着怀里的球。对峙了许久，个矮些的公输月才开始有了行动。不过很是出乎人的意料。小小的他并没有按照前几日不归所授的法子夺球，而是冲上来劈手就抢。对闪躲着的皇甫翰也是视若仇敌地胡乱踢打。皇甫翰开始甚惊，不过很快冷静下来，想着不归特意强调的心法，运气转步，对付公输月那近乎蛮干的攻击自然绰绰有余。如是，大半个时辰下来，公输月连球都没摸到一下，反倒因乱了步调而栽了好几个跟头。见皇甫翰轻松地护着球，不禁气急败坏地一跺脚，再次冲了上去。哪料，对方早摸透了他的路子，侧身一让，令来不及稳住脚的他再次摔了个大跟头。

“莫非你最擅长的功夫就是在平地上摔跤？”按理说，就皇甫翰平日沉稳的性子，本是不会说出这戏谑的话的，可不知为何，见那张小脸可怜巴巴地皱作一团，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就想要逗逗他。皇甫翰不开口倒还好，一开口那本就涨红的小脸憋得更红。爬起来不顾前番跌倒的疼痛直直地撞向说着风凉话的对方。

“喂。”没想到公输月会突然撞上来，躲闪不及，被那小小的身子撞得踉跄了一下，整个人都向后仰。怀里的球在空中划了道弧，等到皇甫翰大呼不妙时，公输月早先他一步将球截下。

抱着球，脸上还沾着灰的公输月不禁破涕为笑，傲然地瞪着方才笑他，此刻却跌坐在地上的皇甫翰，做了个鬼脸。



起身拍了拍袍子上的灰尘，自知已输的皇甫翰不再说话，转身向草堂去。

“你叫什么？”听身后人远远地问他。心中一动，那清脆而颇有几分笑意的声音从双唇中流泻出来：“皇甫翰。”

“我叫公输月。”孩子之间是没有隔夜仇的，小人儿听见他的回答显然是高兴，将那日“不再理你”的气话忘了个精光，跌跌撞撞地向他跑来。皇甫翰也不再大步向前，等听见那五岁的孩子即将追上他，才加快故意放慢的步伐向屋子方向去。

“寒，你为什么叫寒？”自从问得了皇甫翰的名字后，这个问题便在公输月的脑子里盘桓了数百次。只是慑于儒麟余色稍有些不耐的神色，在师傅面前一直不敢问。此刻，趁着不归下山之际，公输月忙将这苦恼他已久的问题问出口。

寒？正炼着运气的皇甫翰不解。

“那天你不是说你叫皇甫寒？可是为什么要叫寒呢？”撑住头疑惑地望着默不作声的皇甫翰，“这个名字真怪，哪有人叫寒的，那多冷，我以后叫你暖暖好不好，暖暖多好。”

知道对方是听岔了，皇甫翰也懒得辩解，随这不学无术的五岁“师兄”嘀嘀咕咕地对他的名字牢骚了半天。自以为得到默许的公输月“暖暖……暖暖”地嚷了数声。直到估摸着不归快回来了，才安生地坐下，屏息练起功来。夏日的江南是天堂。光这一池风吹而皱的池水就让常居北方的皇甫翰恍惚了整整半个时辰。公输月不解这一池死水有什么可看，盯着这无聊的水看到不如去山腰练剑。“暖暖你在干什么？”

皇甫翰只回头瞥了来人一眼，视线便又重落回池子。此刻他正在疑惑这么大的死水池是如何靠不归一人建成的。

当然，公输月是不会对这种问题感兴趣的，他侧着小脸笑道：“暖暖，池子有什么好看？不如陪我练会儿剑。”拍拍因倒立而留于衣摆上的灰，自然地坐在皇甫翰的身边。见皇甫翰不出声，觉得有些无趣，“我说暖暖，你为什么总板着脸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扳过对方的脸端详着。

皇甫翰本还算平静的脸色忽得黑了。

要哭不哭？那算是什么形容词。他几乎可以感受到自己额头暴起了青筋，为什么他非得和这个笨蛋坐在一起为他解答这种白痴才会有的疑惑呢？轻轻皱起眉，而本应该讨厌这样的自己，又为何会为这种相处感到舒服？

一种朦胧的感觉笼罩着他，让他宁愿保持这样的关系也不愿揭穿自己的反常。

“君人者，不怒而威。”

“什么意思？”眨着一双顾盼生姿的眼。虽出生于宦阁，祖上几代亦皆是读书人，可这帝王之术，五岁的公输月是怎样也不可能懂的。

皇甫翰正付着该如何解答，这小人儿倒将前刻的疑惑给忘了，捧着他的脸道：

“难道这样不累么？”

瞳孔猛地放大，又迅速恢复原状。

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要保持这种表情应该不轻松，可作为大宓的太子，喜怒不表是最起码的。若说累，他从前是真没想过。

“累不累？”伸出小手提了提皇甫翰下耷着的嘴角。见对方仍不回答，难得地不再强求，而是自顾自地说：“我爹也说，大丈夫不能喜形于色。可如果整天板着脸会很累的！”

皇甫翰等着小人儿的下文。